

农民史  
农家

# 长工苦

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农 民 家 史

# 长 工 苦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## 长 工 苦

本社选編 毓继明插图

---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(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)  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13号)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· 印张  $1\frac{3}{4}$  · 字数 29,000

1955年4月第1版·195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 000,001--460,000

---

统一书号: T 3168 · 23

定价: (二) 一角二分

# 农民家史

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
| 阎王债    | 逼命的地租 |
| 含泪闯关东  | 长工苦   |
| 抓丁仇    | 万恶的族权 |
| 打不赢的官司 | 夺地    |

农村读物出版社选编

统一书号：T3168·23

定 价： 0.12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編者的話 .....   | ( 1 )  |
| 长工苦 .....    | ( 3 )  |
| 三代长工 .....   | ( 11 ) |
| 給林七扛活 .....  | ( 20 ) |
| 受苦二十八年 ..... | ( 26 ) |
| 长工成家記 .....  | ( 39 ) |

## 編者的話

一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是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农村讀者，特别是青年讀者进行阶级教育而編輯的。讀了这些真实的农民血泪史，就可以启发我們忆过去苦，思今日甜，进一步憎恨旧社会，热爱新中国。讀了这些阶级斗争的活教材，就可以帮助我們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，什么是阶级剥削，为什么要永远不忘記阶级斗争，为什么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二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计划选編十五本，每本一个重点，如有的专门記述长工的苦难，有的专门訴說佃戶的痛苦，有的专讲高利貸对农民的殘酷剥削，有的专门控訴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給农民带来的灾难，有的专门揭露地主豪紳勾結官府迫害农民的罪恶和阴谋……。总起来說是控訴地主阶级和反动派的罪恶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。

三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农民口述，由其他人記錄整理的，也有的是农民自己写的，感情真实，立場鮮明，讀起来亲切感人。这些文章都是从各地出版和編印的“四史”讀物中选拔出来的。本社在編輯过程中，增加了一些插图，做了一定的文字加工工作。

四、这套《农民家史》在选編过程中，得到了各有关的地方党委、各兄弟出版社和不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，我們非常感謝。

五、选編《农民家史》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工作。我們水平不高，經驗不足，缺点錯誤一定是不少的，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提出批評意見。

## 长 工 苦

解放前，在我們长工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謠：“忙到腊月黄，累断脊背梁，流了一年汗，自身也难养，家有娘儿郎，饿得去逃荒。”十冬腊月，地主家里的庄稼活干完了，长工們就被赶出大門。真是“草上堆，粮进仓，財主喜洋洋，长工泪汪汪。”长工在地主家一年忙到头，落两个大拳头，二年忙到梢，連頓稀粥都喝不飽，这是多么不公平啊！那时我們长工吃的苦，真是寒天吃冷水，滴滴在心头，一生一世也忘不了。

### 在 娘 肚 里 就 討 飯

我家三代当长工。祖父、父亲都是給地主家当了一輩子长工。父亲在財主家干活，自己混嘴还結結巴巴，更談不上拿錢回来养家糊口了。母亲想向地主租两亩田种，因为交不起押板錢，租田也种不上，只得靠討飯过日子。一九二一年，是个荒年，地主乘机向穷人逼租債。父母被逼得实在难以活下去了，一气就逃到高邮湖西。人在外乡，虽然暂时躲过了地主的債，但人生地不熟，生活还是没有办法过下去。这时，父亲只得再到地主家去当长工，母亲仍旧挟着棍棒去討飯。这年



腊月，母亲怀我已足月，为了不至于餓死，在年終岁月、雨雪紛飛的日子里，还拖着沉重的身子，冒着大风大雪一家一户的去討飯。腊月十三日晚上，母亲在討飯的路上，把我生在一个地主家的猪圈里。

我出世后，母亲一直背着我討飯。我十岁那年冬天，母亲带着我們弟兄三个討飯到湖蕩。一个人要点飯四张嘴吃，哪能吃饱肚子呢？母亲不忍心看着我們三个孩子活活餓死，狠了狠心，把两岁的弟弟卖给人家，换来三升半米、一碗飯。几个月后，又把另一个弟弟卖掉了。天啊，在旧社会里，一个人还不值一只小猪錢！有一次，母亲在一个破庙里，用煨罐煮粥給我吃，她想起了被卖掉的弟弟，眼泪汪汪地对我說：“孩子，你吃的不是普通粥，这是用卖你弟弟的錢换来的啊！”这时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母子两个哭成一团，粥再也吃不下去了。

### 当长工要先过“五关”

在旧社会里討飯，是“靠暖財主門，冷透穷人骨。”跑遍千家还是吃不饱。我十一岁时，母亲心想，自己討了半輩子飯，不能再让后代跟着討飯啊，还是替他找个出路吧，也許比討飯要好些。于是把我送到一个姓吳的財主家去放牛。

解放前，穷人到財主家去当长工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得先过“五关”。財主对长工的条件非常苛刻，事先都要經過严格的挑选。长工的条件一般的要：一不“調皮”，保证听凭东家使喚和摆布；二要年輕力壯，沒病沒痛，年紀要在四十岁以內，超过四十岁的人，工錢要减一半；三要里里外外粗活細活都拿

得起来；四要有“腰板硬”的人做保人。有了这些还不算，还得到地主家去过“驗工”关。有的人成年累月地給地主白干活，結果还是驗不上。財主和保人都是穿連襠褲的，他們挖空心思地要在长工身上撈一把。在过去，哪个穷人腰板“硬”得起来？腰板硬的大都是地主、富农，找这些人为穷人做“保”，真是难啊！一年不知要为他们白干多少活，逢年过节，还得把蹄膀、湖鴨、鸡蛋等送到門上，等他高兴时，才会为穷人担个保。要是他不高兴，就是吃了你的东西，喊他娘老子也不理你。找不到保人，我們就得在家吃“泡飯”（失业）。过去我們这里有句俗語：“不管有法沒有法，少不了保人蹄膀鴨。”飯吃不成，也得先把保人的礼送去，为的是能掙口粥喝喝啊！所以当长工的人，往往工錢沒有拿到手，就得先背上一笔送礼債。有一年，我家隔壁財主家的一个长工，因为他的礼送得不厚，接連找了三个保人都被拒絕了，最后只得卷起鋪盖回家去討飯。

### 长工苦水长 不如馬牛羊

过去，在剝削階級中流传着“刻薄成家”这句发财致富的“格言”。財主都是吝嗇鬼，他們貪得无厌，愛財如命。要从財主身上拔根汗毛，等于抽了他的筋。財主家的粮堆成山，宁可放在那里喂老鼠，也不肯給穷人吃一粒。就連长工吃的飯，都規定好碗数。吃一碗不要紧，吃两碗白眼睛，吃三碗发脾气，吃到四碗就要夺飯碗。吃飯比吃他們的心还要疼。我在一个地主家里当长工，地主嫌我們长工肚皮大，吃粮多，想出了一个最缺德的奸計：吃飯不能超过半根香的时间。特别是夏天，

他家烧的鼻孔一吹两条沟的稀粥，一定要等到我们从田里回来，才肯把锅盖揭开来。这样烫的粥，怎么喝得上嘴，等到碗里粥冷了，吃饭的时间已过，地主又该赶着长工下田了。那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三顿饭吃饱过。剥削阶级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压榨我们穷人的啊！

那时候，我们长工做的是牛马活，吃的是猪狗食。有这样两句俗话：“长工苦水长，不如马牛羊。”的确是这样，牛马活重了，财主心疼，还要让它歇歇，加点好料，人累死了推出拉倒。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，骨架大，体力足，被一个地主看中了，就把他雇去拉磨。为什么地主要雇个长工拉磨呢？原来地主心里有本黑心账：雇人拉磨比买牛马“合算”。雇个人只要给几口饭，既不要本钱，又不要人照看。买条牛要几十担米，还要一个人服侍哩！牛死了是自己的，人死了算穷人倒霉。我父亲就这样替地主家推了三十多年磨。后来劳累成病，吐血不止，地主看到在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来了，就一脚踢出大门。父亲回家不久，就含悲饮恨的死了。

### 辛苦一年累折腰 难挡地主算盘敲

“年头忙到梢，地主算盘敲，分文拿不到，还要打欠条（借债）。”这是我们长工唱的几句顺口溜。过去没有不赖账的地主，他们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的黑财神。穷人在财主家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哪天不是鸡叫忙到狗叫，拚死拚活的做，换来几个血汗钱，财主也不会痛快的给你，总要鸡蛋里头找骨头，挖空心思把工钱赖光。正象一出戏里说的那样：发个寒热扣一石二，用坏了铁耙锄头要赔新货，打碎狗食盆要赔石



我父亲就这样替地主家推了三十多年磨。后来劳累成病，吐血不止，地主看到在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来了，就一脚踢出大门。

白……一年的工錢就被賴光了，弄得不好，還要倒貼給地主錢呢！

我从十一岁到地主家放牛起，先后做了近十年长工，一分一厘錢也沒拿到过。有一年，我在恶霸地主、匪保长胡学广家里做二伙計，本来讲明做一年三百斤稻谷的工錢。我想熬到年終把稻谷給母亲帶回去，也好过个年。所以干活特別当心，唯恐地主找岔子賴帳。可事不湊巧，在犁田种麦时，把地主家的犁头用断了。胡学广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我家的規矩是弄坏旧的賠新貨。”他算盘一敲，一张犁头硬要我再給他做五年活。我說：“一张旧犁头值多少錢？”胡学广气势汹汹地說：“反正你賠不起，我的犁头与众不同，是銅铁鑄的唄！”錢在他腰包里，好話說成籬，最后还是扣了二百斤稻谷。另外的一百斤也被他七折八扣地賴掉了。一年的汗水，就这样白流了。黑心腸的地主就是这样喝我們穷人的血，吃我們穷人的肉，从我們穷人身上榨出血汗錢来买田盖房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

### 財主过年 穷人过关

解放前，穷人最害怕过年。那时候，財主过年，穷人过关。財主每年都卡住这个“关”口，向穷人逼租米，討利債。那时候真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得妻离子散以至上吊、投河。所以，穷人都把过年叫做过“鬼門关”。

有一年，我在双桥一个姓张的財主家里当长工。年底有家的长工都回去过年了，我无家可归，就留在张家过年。

財主怕我过年的几天呆在他家里吃“閑飯”，他們吃了“守

岁酒”以后，地主婆子就给我一个笊斗，叫我出去“飽年”（討飯）。这时我喉嚨管都气硬了，財主們的心是多么黑啊！大年初一，我在外边要了些糕米团、“財神飯”回来，心想，这些米团晒起来送給母亲吃多好啊，省得落雪下雨时她再出門要飯。哪知道我从外面回来，晒在外面的东西全被地主婆子偷去了。好的留給她家里人吃，坏的喂了猪。真是丧尽天良啊！連穷人討要来的东西，他們都偷，剝削階級是多么卑鄙无耻！

### 当人民的好“长工”

一九四三年，党领导的游击队經常到我們这里来活动，我受到了党的教育，从恶霸地主胡学广家里逃了出来，投奔了新四軍。从此，我才結束了二十二年的奴隶生活。当我第一次穿上人民发給我的新軍装时，真是穿在身上，暖在心头，我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穿新衣服啊！在部队里，由于党的教育，我提高了階級觉悟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战場上，我和階級兄弟一道奋勇杀敌，在著名的孟良崗、淮海战役等战斗中，曾多次立功，被評为模范党员。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給我的荣誉！

一九五二年，我从部队复員回来后，在政府的帮助下，找到了失散十多年的母亲和弟弟，一家人又重新团圓了。社員們对我很信任，先后选我当社长、人民代表。每当我想起这些变化时，就想起了党和毛主席，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带头参加集体劳动，每天早上起来为队里拾粪。一九六三年，我做了一百六十多个劳动日。

我是党教育培养出来的，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张云龙。我一定听党的话，勤勤恳恳地为党、为人民服务，做一个人民的好“长工”。

张云龙 口述

晨 风 整理

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《红色家谱》

## 三代长工

我們队上有些青年人，瞧我犯了寒腿病也不歇工，就問我：“文財叔，你腿有病根，干活不觉着累嗎？”每逢这时候，我就爱跟他們念叨念叨解放前我們一家三代当长工的苦日子。

我叫赵文財，在旧社会生活了二十七年，扛了十四年长活。說起扛长活受的那份苦，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。

### 三輩子扛活

在旧社会，我們一家三輩子扛长活。我爷爷那輩子老哥四个，哥仨給本村大地主杜家、王家当长工，干了一輩子。我爷爷他們还没下工，我父亲我叔又接着到杜家去扛活。輪到我这一輩子，我哥和我也是在够不到牲口嘴巴的岁数，就給地主家拉墙、放猪了。在旧社会，財主家讲究給儿孙后代积攒房产田地；咱穷人，老人給留下的，只有一双扛长活的手！

那陣儿，一个穷扛活的，一年頂多掙五六石玉米，这点錢哪够养活一家老小？別看我們家那么多扛活的，可总是年年掙，年年淨，年年亏。碰上个灾歉年头，就得向財主家借貸；一借，就还不清；还不清，就甭想动窩了，地主把工錢压得再低，也得忍受，想不干，得先把借的錢本利还清才能走。財主就是拿这个毒法儿拴住咱。正象有句俗話說的：“一年长活二年



穷，三年不扛都不中！”只要你一跨进地主家的大门槛儿，刮青的皮套就给你预备下啦，一上套，一辈子都拉不断，脱不开！

我二爷，在杜家受了一辈子苦，身板被折磨坏了。可只要你不死，地主就不会饶你。我二爷干不了重活，地主叫他喂牲口，一直到七十多岁了，还让他看场院。看场院这活更累，白天黑夜不得睡不得吃。有一年刚完秋，我二爷就累得趴下啦，头、脸、浑身上下都肿了。杜家瞅着不行了，再也榨不出油水来啦，才一脚把他踢开不管了。我叔把我二爷从杜家场院背回家，没几天就死了。可怜他老人家，辛勤劳累了一辈子，临死时穿的破棉袄，露肘缺襟，连肚脐儿都盖不上。

那年头，穷人家的妇女虽说没有扛长活的，但也得给地主打短卖零工。我奶奶、我姑姑每到大麦二秋都出去打短。我母亲春天给地主刨苗，拿小镢子耩二遍，麦秋给地主拔麦子，大秋给地主剥玉米皮，一年总要在外打三个多月的短儿。我小的时候，母亲起五更去打短拔麦，把我和妹妹也带到地里帮着干点。

一家人就是这样拼死拼活地干，日子也总不好过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就没见我父亲、母亲穿过棉裤，有一条补钉摞补钉的“灯笼裤”过冬就算满好了。一家五口，只有一床短得露脚丫子的破被。冬天北风刮得窗户纸乱叫，全家人冻得谁也睡不着。我和妹妹争那床破被，从炕头拉到炕角，满炕“拉大网”。后来我去扛活，母亲把这床破被给我拿去上工了，全家人一年到头只盖着个破门帘，景况就更惨了。我的寒腿，就是在外边扛长活穿不上棉衣裳冻下的病根儿。